

★ 劍亭俠義經典武俠系列 ★

紅
塵
飛
鷹



劍
亭
著
下

目 录

第六章

红潭深似海 神君救危难 (231)

第七章

因福反得福 喜极必生悲 (309)

第八章

祛毒逍遥谷 相知茅草 (344)

第九章

一夜春风拂花柳 二渡松江战群魔 (384)

第十章

争名利 残杀同类 诛恶魔 澄清武林 (413)

第六章 红潭深似海 神君救危难

罗艳华道：“第二个问题，是你既然知道红潭教主有解毒之药，谅必知道红潭教主是什么人，现在何处？”

彩衣蒙面人沉哦一下道：“红潭教主，传说是一个武功高绝的女子，可是庐山真面目，谁也没有看见，现在鲁中南天门的红潭，怎么，小子想去找他么？”

罗艳华道：“第三个问题，是关系阁下的事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，为什么每次出现江湖，都以彩巾蒙面？”

彩衣蒙面人闭目调息，他对罗艳华之言，恍似充耳未闻，罗艳华见对方如老僧入定，闭目不理睬他的话，他是何等人物，一眼便看出彩衣蒙面人在拖延时间，闭目调息行功，压制体内浮动的气血。

罗艳华厉声叱道：“小爷说话，你听到没有？”

彩衣蒙面人突然睁目大声喝道：“小子，你不要狂傲，老夫并不怕你！”

罗艳华怒不可遏，手中双剑一抖，冷叱一声道：“魔头，既然不愿说出你的身份，就接下小爷这一招！”说着，双剑疾挥而出，登时，爆射一片神彩夺目的银芒，挟着呼啸之声向彩衣蒙面人头上击去。

彩衣蒙面人经过刚才那一阵调息，体内浮动的气血，已经平复下来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彩衣蒙面人跃身而起，双手同时推出两股如狂涛似的劲风，霞光中反击罗艳华。

罗艳华见对方施出绝招，存心硬拚，不禁大怒，他星目中突然暴射两道异样的光芒，是那么疯狂与残酷！

他恨不得一剑把彩衣蒙面人毁了，一声龙吟虎啸，贯功于双臂之上，两柄霞光剑，登时雾光闪闪，耀眼生辉。

他口中冷喝一声，施出霞光剑诀第三式——“蛟龙出海”，疾似风雨般的，攻向彩衣蒙面人胸前三大要穴。

他攻这一剑，暗含无穷的变化，凌厉至极，力可穿铁。

“铮”的一声响，霞光剑已穿过彩衣蒙面人身上的彩衣，紧接着，罗艳华剑尖一挑，“撕”地一声，彩衣便被剑尖挑得撕开一条大口，胸前露了出来。

彩衣蒙面人大吃一惊，身躯猝然往后暴退，忙从身上摸出“金石鱼”一扬手，便抛至空中。

颜宗青这时突然看见空中一道红光闪闪，忙呼道：“金石鱼，罗贤弟小心点！”

罗艳华笑道：“小弟今天就要破了他这条金石鱼，替武林除一大害！”说着，把全身功力贯于右臂之上，眼睛瞪住飞来的金石鱼。彩衣蒙面人把金石鱼放出之后，右手遥遥作势，那条金石鱼在空中内喷出一道一道的红光气体，空中红光越来越浓……渐渐地，接近了罗艳华。罗艳华暴喝一声，对准那条袭来的金石鱼，手中的一柄霞光剑，猛力击出！

他这击出的一招，乃是“霞光剑诀”中最后一式，也是最厉害最霸道的一招——“魂断巫山”！

霞光剑脱飞出，发出一阵锐厉的呼啸之声，剑上霞光暴涨，恍似空中长虹，匹练般电掣闪制，似江河决堤，绵绵不绝……彩衣蒙面人见了大惊失色，忙把手中的真力，又加了三成。刹时之间，霞光剑和金石鱼，倏然接触……

只听“叮！叮！叮！”连声金铁交鸣之声……

紧接着红光突敛，金石鱼被击得粉碎，彩衣蒙面人一声闷哼，一直向后暴退……霞光剑，光华更盛，如石火电光般往彩衣蒙面人身上射去！

彩衣蒙面人惨叫一声道：“我命休矣！”一屁股便跌坐地上，

身上染满了血债，彩衣划了十几道口子。

颜宗青突地厉声道：“罗贤弟住手！”

罗艳华经颜宗青这样一声巨喝，便紧急撤剑，向后跃退了五六步，问道：“青哥你……”

颜宗青道：“罗贤弟你暂时不能杀他。”

罗艳华茫然不解地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颜宗青道：“他的身世我们没有弄清楚，我们把他的身世弄清楚之后，再杀他不晚。”

罗艳华笑道：“青哥所见极是，他所施的‘狂色五味毒’可能与‘倩女幽灵’有关系，红潭教主到底是谁，他也没有说。”颜宗青道：“现在乘他负伤之际，制住他的穴道带他去红潭也许大有用处。”

罗艳华依言，出手如电，便点了彩衣蒙面人周身三大昏穴，彩衣蒙面人几大昏穴被点，人便昏了过去，罗艳华从彩衣蒙面人怀里，取出“雪江七星图”转身对颜宗青道：“我们先去红潭，取了辟毒珠，救了群豪之后，然后去‘逍遥洞’，救萧老前辈。”红裳少女盈盈一礼，谢道：“蒙两位大侠施以缓手，感激不尽，我先回逍遥洞一步，请大侠星夜赶来逍遥洞，救我父女……”

罗艳华慨然应允道：“萧大侠名远播，武林共仰，我等当然会星夜驰援，姑娘放心好了。”

红裳少女辞别而去，此处暂且不提，后文自有交待。

且说罗艳华保护颜宗青、北邙疯乞等数十人，乘马车兼程赶赴鲁中泰山上南天门的红潭去。

这天罗艳华等人已进入泰山十八盘一带附近，山势异常险峻，他们正行间，突闻一阵锣鼓宣天之声，从十八盘四周响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山道两旁，涌出来数百名穿红衣劲装的大汉来。那些红衣劲装大汉都手执七尺来长的黑色木棒，木棒的一端，包扎一块大黑布，他们都举起黑木棒，对准罗艳华等人。罗艳华抬头一看前路，十八盘的路已被木石高垒阻断了，再往后看来，远远

的望去，路也被阻塞。

罗艳华忖道：“我们四周似遭了埋伏，不知这些红衣劲装大汉是那—教派的……”

罗艳华心忖未落，突闻有人大声叫道：“经过十八盘的人，都要由我们缚起来，用布蒙眼才能过去，否则，立刻惨死当场。”罗艳华暗忖眼下情势，两旁都是陡壁，至少有五六丈高，陡壁之上站满了红衣劲装大汉，要想飞登上去，颇不容易，前后均无去路，在此夹道之中，他们必有更厉害的机关设置，一时机关发动，必然丧生夹道之中。

他正在考虑如何脱险，目光突然触到彩衣蒙面人身上，罗艳华灵机一动，忙拍活了彩衣蒙面人的穴道，彩衣蒙面人口中发出一声叹息，便醒了过来。

罗艳华聪明绝顶，忙扣住他的双腕，一手举拍他的天灵盖，喝道：“阁下想死还是想活？”

彩衣蒙面人叹道：“蚂蚁尚且偷生，少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说吧！”他目光一扫四周情势，心中已明白了七八分。

罗艳华双目暴射两道煞光，冷冷地说：“只要我这一掌拍下去，你便立即死在当场，现在你的一条生路，就是告诉我们红潭教主住在什么地方，你必定认识那教主，叫那教主用‘避毒珠’，来易换你这条狗命！”

彩衣蒙面人道：“红潭教主就住在十八盘之上的南天门里一座红潭中，在下确实认得此人，但他用‘避毒珠’来换我，恐不容易，不过请他出来相见，或许可以……”

罗艳华喝道：“也好，先叫那教主出来见我！”

彩衣蒙面人忙从口袋里摸出九颗红弹丸，用手指头把它弹入空中，立刻在空中爆出红色火花，现出一个“火”字形，微微一叹道：“能不能来，还不一定，不过我们可以顺利通过他们这几道机关而抵达南天门是没有问题了。”

两旁山壁上的红衣劲装大汉，见了空中红色火焰中出现一

个火字记号，忙收了手中的黑木棒，肃立在两旁陡壁之上，面上也没有刚才的敌意了。

片刻之后，突然有人高呼道：“教主有请——”那声音拖得非常悠长，夹道回音，久久不绝。

罗艳华一手扣住彩衣蒙面人脑后“哑穴”，一手贯功蓄势，口中朗声道：“我们走啦！”罗艳华走在彩衣蒙面人身后，其余群豪，都跟在罗艳华的后面。

一时之间，那些红衣大汉竟把阻塞的路修好，他们顺利地通过，向南天门走去。

山势越来越高，他们走了一个时辰，才抵达南天门的外面，沿途五步一卡，十步一椿，戒备森严，如临大敌……

群豪进入南天门之后，便有两个红衣童子引路，带他们进入南天门大厅前广场之上，罗艳华凝目向南天门大厅里望去，只见里面一片模糊，看不清楚厅里的景色。

蓦闻大厅里传来一阵声音，道：“请他们进来！”

罗艳华等人往大厅里走去，刚一进入大厅，便听到“咔嚓”一声，大门关了起来。罗艳华凝目向厅里一打量，只见厅里阴气森森，整整齐齐摆了十三口棺材！

罗艳华默记群豪人数，刚好十三个，他心想：“难道这十三口棺材，刚好替我们每人准备的么？”他正在想，突然闻到一声阴恻恻的长笑，自大厅的顶上响起。

那笑声充满了阴森、恐怖，恍如巫峡猿啼，夜枭悲鸣，使人听了心惊肉跳……

罗艳华怒喝一声，向那发笑的地方，一掌击去。

室内掌风激荡，发出一阵闷雷般的响声，群豪抬头望去，那里有半个人影？

罗艳华仰头正四下张望之际，突然，一声巨响，左边一口棺材的顶盖掀开，从里面爬出许多大指拇粗的黑色蜈蚣来。罗艳华见满室都是蜈蚣，来势汹汹，忙转身对终南酒客说：“耿大侠，请

你把酒借给我。”

终南酒客忙把酒葫芦递了过去，罗艳华接过酒葫芦，打开喝了一大口，向四周扑来的黑蜈蚣喷去！

顿时，一道红光，从罗艳华口中飞出来，黑色蜈蚣，一触红色火光，立即便化为灰烬。室内红光几闪，成千成万的黑色蜈蚣，刹时之间，便被红光吞没了。

罗艳华朗声道：“在下罗艳华，带着一批中毒已深的武林朋友专诚拜访教主求医，并无其他恶意，请教主出来见面。”语声方落，忽听到一阵不屑的笑声道：“你小子是什么东西，敢奢望见到教主？别作梦了。”

罗艳华怒道：“小爷是为了向你们教主求医而来，无非故意和你们来结仇，你们如果不去通报教主，企图伤害这些武林朋友，到时候可不要后悔……”

罗艳华话声未落，忽闻冷笑之声，又响了起来，道：“凭你们这几块料，还想闯进‘南天门’通过‘十八险’，去见到教主，别白天作梦了吧！”

罗艳华微微一怔，暗忖道：“原来通过南天门还要经过十八险，才能到达‘红潭’，看来，今天必有一番恶战了。”

罗艳华这时间忽听到阴森的怪笑之声又传了过来，道：“小子，你现在大概知难而退了吧，告诉你吧，五十年来，武林中就没有一人能越过十八险而到达‘红潭’的人，凭你这两手，嘿……嘿……”

罗艳华运足目力，寻找许久，仍然没有发现那说话发笑之人，以他超人的目力，大厅里虽暗，仍不能发觉，他想：“那说话发笑的人，可能是躲在一个秘密的机关里。”

罗艳华回头对群豪说：“为了大家，今日我们只有硬闯‘十八险’了！”说着，从怀里取出两柄霞光剑，在手中一挥，登时满室霞光，照耀如同白昼。就在霞光泛起时，那十二口棺材之中，突然，每口棺材里，跃起一个白裳拖地，长发披肩，赤足袒胸的美人来。

十二个美女，个个如花似玉，天香国色，她们跃出棺材之后，顿时满室浓香扑鼻，撩起人的绮念……

大厅之中又发出来悠扬音乐。

室中十二金钗，随着那悠扬的旋律，便扭动他们婀娜多姿的身材，婆婆起舞。

群豪一时之间，看得眼花撩乱，难以克制自己。

悠扬的音乐，曼妙的舞姿，使人看了有点飘飘然，那十二个美女，渐渐地身上的白裳，缓缓地一件件脱去，室内更撩起无边的春色……

群豪本来中了“狂色五味毒”虽然服了压制药丸，可是，现在经女色一引诱，他们便登时感觉体内色情冲动，欲火缓缓燃烧起来。罗艳华朗声道：“谁也不能接近这些女子，否则，是自取杀身之祸。”罗艳华挥剑意冲出大厅时，突听身后传来一阵哆声哆气的叫声。罗艳华忙回头一看，只见有一个美女已被木景奇抱入怀中。

罗艳华大怒，厉叱一声，霞光剑一挥，木景奇惨叫一声，便吓得爬了下去。

群豪一看木景奇，见他头发完全被霞光剑削得精光，当下吓得面色如土，良久说不出话来。

罗艳华手指木景奇，厉声叱道：“暂时饶了你，如果再不听话，小心人的脑袋！”那些美女俱都面色一变，其中有一个女子缓缓向罗艳华走近，对罗艳华妩媚一笑道：“哎哟干吗生气？来，来，来，小奴家替相公消消气……”

她一边说，一边向罗艳华走近伸出莹白似玉的纤手，向罗艳华身上摸去。

罗艳华朗声道：“各位今日要求生，只有尽力控制自己，不为外物所动，各位随我来！”

他大步向前走去，这时，大厅四周都是铁门紧闭着，罗艳华暴喝一声，手中的霞光剑，向铁门上一挥，霞光一卷一阵“叮当”

铁门便被戳开一个大洞口。

罗艳华身形一晃，便首先向铁门外冲去。

他冲出铁门外，眼前的景色，顿使他一惊！

原来，通过大厅，便是一片大广场，广场上一共坐了一百多只巨狼，而在那狼群的中央，盘坐一个披头散发的青衣老者。那青衣老者用满布血丝的眼睛，狠狠地瞪了罗艳华一眼，然后闭上双目。

此巨狼所坐的位子，距离间隔，都是一样，看去好似一种阵式。一只只都是将血红的舌头伸出来长长的，凶目瞪得大大的，作势欲扑。

罗艳华虽然身怀绝学，可是他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豺狼，猝然一见，如何不使他惊骇。

站在罗艳华身后的颜宗青，道：“贤弟，那些豺狼所坐的位子，似乎合符一种阵式……”

罗艳华点头道：“青哥所说不错，它们正是布成一种阵式，阵中央那位青衣的怪老头子，便是指挥的人。”

颜宗青面色一整道：“这些豺狼，都是非常凶猛无比的，如果再有人指挥，更能发挥凶性，贤弟玉体刚愈，依愚兄之意，不要冒险去找红潭教主了，我们退回去吧。”

罗艳华摇摇头：“其他的人生死，小弟倒不十分关心，只有青哥你……”吁了一口气，面上表露出坚定之色，道：“为着青哥，死有何憾！”

言讫，大步向场中走去！

突然，一声巨喝道：“站住——”

罗艳华闻言怔了一下，情不自禁地停下步来冷冷地扫了那场中坐的青衣老者一眼道：“糟老头子，你要怎样？”

那青衣老者冷笑几声，接口道：“小子，你如果再向前走三步，老夫的‘狼山煞魂阵’便要发动了，到那时候，嘿……嘿……你们都没命了……”

罗艳华豪情勃发，口中发出一声清啸，道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糟老头子，限你立刻撤除此阵，否则五步之内，取汝首级。”青衣老者仰面发出不屑地一阵长笑，笑了许久，才收敛笑容，阴森森地说道：“五十年来，还没有一人闯出此阵的，小子吹大气，一刻之后，便没有命了。”

罗艳华厉喝一声，贯功于双剑之上，登时霞光暴涨，直上云霄，遥遥地向青衣老者头上击去！

他这一击，乃是“霞光剑诀”上的第一式——“苍龙升天”。霞光一闪，即飞了出去。青衣老者口中嘿地一声，便向阵式的后面遁走，口中含着竹哨子便吹了起来。

尖锐的哨声响起，一百零八只豺狼，都狂吠游走过来。

一百多只豺狼叫的声音，听起来使人心惊胆颤。

罗艳华回首对群豪道：“你们都后退远一点，免被豺狼所伤。”颜宗青道：“这么多凶猛的豺狼，贤弟一人能挡得住么？”

罗艳华笑道：“它们在考验小弟这柄霞光剑是不是锐利，青哥快闪开一点，它们冲过来了。”

阵中九只豺狼为一群，游走一周之后，便呼啸地向罗艳华来。罗艳华一提真气，将真气贯注在霞光剑上，清啸一声，剑光暴射，变成两道银虹，斜斜地击了出去！

剑光在九只豺狼身上一个迴旋，便闻到几声凄厉的惨叫，他们都被剑光划破肚皮，栽倒一丈开外。

鲜血流得全场都是，溅得罗艳华满身都是血迹。

第一群豺狼死伤在剑气之下，第二群巨狼又扑了过来。他们张牙舞爪，来势汹汹，如大海中的巨浪，一卷即至。罗艳华口中发出冷笑之声，手中双剑一招“霞光剑诀”中的第二式——“雷雨交加”，击了过去。

霞光万道，恍似电奔雷鸣，急如风雨般在九只豺狼身上一卷，那豺狼便被霞光卷起扔得老远。一扔三四丈远，那老者一拂，便把扔去的豺狼拂地在上。罗艳华手中剑尖指

喝道：“糟老头子，你如再用豺狼阻止我们的去路，小爷把这些丑类便要悉数杀绝。”青衣老者张着血盆似的嘴巴，露出一副狰狞的相貌，两只布满血丝眼睛，扫了罗艳华一眼，嘿嘿道：“老夫就不相信你小子，能走得得出‘狼山煞魂阵’！”他口中的竹哨，又吹了起来。

这一次他吹的声音，急促尖锐，带有杀伐之音。

哨音响起，那些凶猛的巨狼，又开始暴吠游走过来，这一次游走的速度，较前次快得多，狼阵呼啸之声，犹如千军万马，怒涛澎湃，转眼间，整个狼群齐向罗艳华冲来。这次过来之势，既凶猛又奇快！

颜宗青感觉身上越来越冷，他触目心惊，低声对罗艳华道：“再过些时间，恐龙谷恐后要被冰雪封冻了，我们如何出去？”罗艳华一挺身子，便站了起来，笑道：“我们走吧！”罗艳华在前，颜宗青”

蓝娟娟冷叱一声道：“你这个负心的男子，不要在本姑娘面前假仁假义了。”说着，凤目含威，冷冷地扫了颜宗青一眼。颜宗青奇道：“在下这些日子以来，一直未忘姑娘和神狐天凤姑娘的恩德，怎么说在下负心呢？”

蓝娟娟冷冷道：“负不负心，你自己知道，何必强辩理？”说着满面不屑轻视之色，转身便向官道上走去。

颜宗青见情形不对，忙朗声道：“姑娘且慢走一步，在下还有话要问你。”他加速脚步，走了过去拦住蓝娟娟的去路。”蓝娟娟愠怒道：“负心汉子，有话快说吧！”

颜宗青一拱手道：“姑娘已对在下有了误会，能否容在下解释一下？”蓝娟娟冷哼一声接口道：“事实俱在，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，负心汉子，你拦住我还有什么话要说的？”

颜宗青如坠五里雾中，他不知蓝娟娟为什么突然如此冷漠，于是他问道：“姑娘家的女主人‘神狐天凤’姑娘可好？”蓝娟娟冷笑道：“你还记得她吧？她现在已来关外，与

恐龙大帝约斗在松花江畔。”

颜宗青笑道：“很好！很好！到时候我一定去助拳。”

蓝娟娟鼻孔中哼一声道：“谁稀罕！”

颜宗青又问道：“在下那位罗艳华弟弟，是否也来关外？”蓝娟娟微一叹道：“你那位罗弟弟已经病了好几年了。颜宗青大感惊讶，忙问道：“他现在住在何处？我去看他。”蓝娟娟看见颜宗青急成那付样子，不禁掩口暗暗发笑，缓缓道：“他距此远隔千里，你怎么去看他。”

颜宗青满面焦急之色，道：“只要是姑娘告诉在下罗艳华住在何处，我必日夜兼程赶去！”

蓝娟娟道：“他住在松花江畔，不过，你去时他是否见你，还不一定。”说着，身形一晃，便飞奔而去，几个起落，便不见身形了。颜宗青听到罗艳华病了三年，心中十分焦虑，忙展开上乘轻功，向松花江畔奔去。

数百里行程，颜宗青在黄昏前便已赶到松花江畔。

这时正是三月中旬天气，一轮皓月冉冉从东方升起，颜宗青已步上松花江堤岸之上。

只见江上已经解冻，滔滔江水正向东流着。

颜宗青仰望时月，往事又似潮水般地涌上了心头，对月怀人，伤感不已！

一时之间，他真情大动，情不自禁地仰首高歌起来：

“春花秋月何时了，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春风，故国不堪回首雕月明中！楼玉砌应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还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！”

他的歌声应和着江水的流声，其声凄凉悲状已极！

歌声方落，背后便听到有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娃儿唱的好一句‘问君还有几多愁，恰一江春水向东流！’不知娃儿三年来在干些甚么，有这样多的愁？”

颜宗青转身一看，只见身后不远处走来两人，前面那位穿着

百结大褂，满身肮脏，手拿打狗棍，胸前挂着两只破口袋的老叫化子，后面跟着那人，蓬头垢面，背挂一只大酒葫芦，年纪在六旬开外的老者。

颜宗青看清是北邙疯乞李一清和终南酒客耿介凡二人之后，忙抱拳一礼道：“原来是两位老前辈。”

终南酒客打开酒葫芦，仰起脖子“咕噜”了几口之后，笑道：“甚么老前辈小前辈的，娃儿，自从在恐龙谷你失踪之后，这三年来缩到那里去了。”

颜宗青淡淡一叹道：“说来话长，一言难尽，两位老前辈今夜到此有何贵干？”

北邙疯乞冷哼一声道：“小子真颜宗青叹道：师傅三年教育之恩，岂可不报，如今他老人身陷恐龙大帝手中，生死未卜，为弟子者那里还有心情找什么‘雪江七星图’。”

罗艳华接道：“青哥有决心去救你的师傅，目前放弃寻找‘雪江七星图’了？”颜宗青苦笑道：“只有如此，才能对得起师傅，贤弟如急欲找图，可先行一步好了。”

罗艳华摇头笑道：“小弟这次陪青哥出塞外，不过是玩玩而已，并没有寻长什么图的企图，青哥要去恐龙俗找恐龙大帝，小弟当然奉陪啊！”

二人相视了一笑，便连袂向山海关“恐龙谷”奔去。

北邙疯乞李一清见人远去，不禁黯然若失，乾咳几声道：“这两个娃儿武功都不弱，可惜他们缺江湖经验，这一次去恐龙谷：遇上那个机诈百出的恐龙大帝，恐怕要吃大亏。”终南酒客笑道：“你这个老叫化子有什么好咳的，如果肯帮忙，咱们就去一趟吧！”

北邙疯乞哈哈大笑道：“好呀！咱们就走吧！”

那着八卦衣服的老者，也打个哈哈道：“咱这个玩世不恭的铁算子，去看一场热闹也好呀！”说着，身形一晃，如矢般地尾随在二人之后，向颜宗青二人追去。

恐龙谷，位于山海关附近，几座插天高峰之下环绕着，他中央形成一道天然山谷。

只有一条路可直通谷内，谷里两旁都是如削似的绝壁，武功再好的人，也无法攀登！

这天，正是大雪纷纷，大地上一片皑皑白雪，朔风不断的怒吼着……恐龙谷里的道上，有两条人影在蠕蠕而行。冬季，天黑得早。这时，已经是申时左右了，那两条人影冒着大雪，仍然不停地往谷里走去。突然，那两人在一段狭谷中听到几声斥喝道：“站住——”二人没有理会那斥喝之声，连头也没有抬，仍然一直向谷里奔去。那一阵斥喝之声过去了，紧接着从半空里飞来五道人影，一字儿摆开，拦住二人去路。

二人停步抬头一看，只见五人中，自左至右，一僧、一道、两个老者、和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妪。

为首的那个老和尚，年纪在五旬左右，身披灰色袈裟，双目暴射两道凶光，怒喝道：“你们两个娃儿难道是聋子不成，快说出你们的姓名，谁叫你们进恐龙谷来的？”

站在左边的那个青年道：“在下颜宗青，特来拜访恐龙大帝，请大师转告一声吧！”

那着灰色袈裟的老和尚鼻孔中冷哼一声道：“一个名不见经的毛孩子，要想见我们的恐龙大帝，别做梦！”

罗艳华冷笑道：“恐龙大帝有什么了不起？为什么不能见？”那个中年道士，笑道：“平常也许还有通融的余地，今天此山已封，什么人也不能进去。”

颜宗青奇道：“朗朗乾坤，光天白昼，一条大路为什么要封着不准人走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
着灰色袈裟的老和尚，怒喝道：“封了就封了，有什么理由可讲，两个小子如果不再滚回去，别怪老纳要出手了。”罗艳华双目如电，打量了那穿灰袈裟和尚一眼，晒然道：“老和尚，你是个出家人，干吗这样凶呢？”

中年道人见罗艳华双目开合之间，精光闪闪，不禁暗暗吃了一惊，忙拉了那个老和尚一把，面上挂了一丝笑容道：

“施主千万不要误会，本谷在三天前已宣布封闭，因为‘恐龙大帝’的公主，今夜要下嫁给‘伏虎大帝’的公子，公主与公子在要今夜未入洞房前比武，所以……”

罗艳华笑道：“这倒是一件大大的喜事，同时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，我们更应该去看看，怎么不让我们进去，岂有此理！”那着灰袍袈裟的老和尚大怒，把手中沉重的方便铲，插在地上，喝道：“小子，你能拔出，老夫便让你入谷。”罗艳华笑道：“君无戏言！”

那灰袍袈裟老和尚不屑地一笑道：“谁还骗你，量你这小子恐怕连摇也摇不动！”

罗艳华略一皱眉，走到那柄方便铲旁，双手一抱，故意作用力状，拨了半天，没有拨出来，叹道：“大师这柄铲果然重得很，在下连摇出摇不动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不过在下虽然不能拨出来，但知大师这柄铲，乃是少林镇山兵刃之一！”那灰袍袈裟老和尚惊讶道：“小子何以知道这柄铲是少林寺镇山的兵刃？”罗艳华笑道：“铲上有字说明，在下又不是瞎子！”

老和尚大吃一惊，暗忖：“这种‘铁指神功’放目今日武林之中，会有神功的人，已屈指可数，他是谁？……”

其余四人都走拢来看，大家不约而同地一愕！

罗艳华见五人面色俱都一变，他已明白五人被他这种绝世功所慑，于是微微一笑对颜宗青道：“青哥，天色不早，我们该走了啦！”

他俩大步向前走去，那老和尚、中年人都站在路上。

两个青衣老者，和一个白发萧萧的老妪，见状同时大喝一声道：“站住，你们妄图硬闯么？”三人同时撤出身上的兵刃，两个青衣老者，俱用长剑，白发老妪，手持龙头拐，三人的兵刃，同时向罗艳华头上挥去。

罗艳华恍似未见未闻，一直向前走去，等那三人的兵刃快要近身时，他略一停步，两只衣袖微微拂动一下，立刻发出一股罡气，分袭那三人周身各大要穴。

女的老姬突然失声惊叫道：“玉虚罡气——”

她惊叫之声未落，一屁股便跌坐在地上，张口喷出一道血箭！在这同时，那两个青衣老者，亦暴退十余步，栽跌在雪地之上。那老和尚，和中年道人看得惊骇万分，罗艳华停步回头一看，对老和尚道：“老和尚，你如果不服气，准许你上来攻我三招，我不还手！”那老和尚被罗艳华这么一说，不禁大怒，喝道：“老纳今日和你拼了！说着，他把手中的方便铲一挥，幻起一片铲影，向罗艳华胸前攻击。

罗艳华身影一晃，那老和尚面前便失去了人影，老和尚不由大吃一惊，忙转身，只听罗艳华笑道：“老和尚，已经一招了！”

那老和尚见对方具有这上乘轻功，又是一怔，睁大双眼，望了一望罗艳华，迷惘的道：“你到底是谁？”

罗艳华：“在下罗艳华，乃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今天在大师面前献丑了。”

那老和尚忖道：“五人已伤三人，再打下去，也没把握，不如引他二人到面关埋伏的地方，发动机关，把二人擒住。心中主意已定，便向中年道士使了一个眼色，双双向后退走。罗艳华却停步不去，指着二人道：“你二人想诱小爷去中伏，别作梦了。”

中年道干摇摇头，对那老和尚道：“这两位少年，大有来头，俱非你我能敌，迅速通知恐龙大帝吧！”

那老和尚从怀里取出一枚信号，用手指弹入空中，二人身形一闪，便没人谷中不见了。

罗艳华笑道：“恐龙谷一大批高手，不久便会赶到。”

颜宗青剑眉一竖道：“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这批黑道上的恶徒，除掉一个，人类便少了一害，我辈行侠江湖，宗旨应该如此。”

罗艳华拱手笑道：“仅遵青哥教诲！”